

第九回 挈相思月舫偷泛

詩曰：

昔日風流今日苦，誰知苦處為風流。
更番顛沛情猶熱，轉展流寓意自稠。
山水生涯非我願，風霜活計動人愁。
從來有聚還須散，聚散都因我自求。

諺云：避難如逃雨。將何處可以容我之身，而得寬然有稅駕之地乎？往歲，婺州大被兵燹，有一個富戶將自己的愛妾，同了一個女伴，藏在地窖子裏面，內中攜帶了許多乾糧、明炬，上頭覆著石板。真正叫做風影不露，鬼神莫測的事。專候大兵入城，安插過了，然後開放他們出來，不過是幾日間的光景。不料大兵一到，卻好經過此地，履著石板有些浮動，疑心底下畢竟有金銀財寶藏在裏頭。掘將開來，不是尋常死貨，卻是一雙活貨。不覺大笑，喜出意外，負之馬上而去。故知數不能免，雖逃何益？

余麗卿總是個沒搭撒的文人，做出這般戲耍的怪事，得脫逃幸耳！況情不可極，樂不可縱，何可不顧前後，恣其所為。到此客旅生愁，寒蟬泣露，尚不知前路去向，料應與故鄉永別，此苦豈可盡言？因摘詠鍾景陵之詩道：

十載形魂凡屢定，
一舟情事不堪終。
別經覆雨驚濤後，
見在清風朗月中。

然雖如此，要曉得麗卿、梁、張二公原不曾犯了色戒，不過以憐才之心，優待那些青樓才子。正見得世上半多蠢漢，那曉詩詞，不過借此表彰一番，取笑當世諸公。況他三男三女，雖各私下配認，並不曾有半點肉麻，一毫苟且。麗卿輩意中，見得有才有色的女流，真是現世瓊瑤，天然琰琬，何能不為天地珍護至寶。就是文娟三個，這番驚散以後，並不敢倚門買笑，但以詩文彼此唱和，遣懷靜待，惟祝望天緣作合而已。

品質請高，風流絕世，還有如倚妝三人的嗎？故今雖彼此各如驚鴻飛散，雲影飄揚，吾意必然有五丁巨靈替麗卿開闢險阻，祥風瑞雨替麗卿遮護風波。喜神呵擁，福曜盤桓，一往定有佳構，必無歧路生悲。即如鴛鴦譜集內，說有一美人，已曾為巨盜劫載飛艘，萬無生氣救止，忽被張旭點睛畫龍，憑空生出雲霧，大興煙障，彌佈狂風。祇見傾刻間天昏地暗，竟將彼美攝取到一個所在安頓。一時綠林豪客盡供巨鱗一飽。要知天地間的事，總是一個常理，有才的，天必重之；有色的，天必愛之。你看：

若是老天不好色，
嫦娥怎占廣寒宮？

話說麗卿與司茗商議移窠，斷難耽擱，祇是與倚妝看看隔絕，未免施他不下，即時修書一封，著司茗飛報倚妝，切不可象前番不小心，撞著夜叉耽誤大事。司茗持了書，急來倚妝家裏。倚妝一見，先已泣涕如雨，拆書唸道：

億昔屏花心結，就月盟聯，生死之期，不忘自矢。不期賈禍風流，天涯面隔，祇緣業障未除。又欲片帆飛去，新暎者跡，常接者神。想僕之與卿，猶卿之與僕耳。第恨鵲未成巢，萍終無蒂。山耶？水耶？不知此身飄泊何所。相見未有期，願永訣於一言。倘能兩心相許，不我遐棄，是則僕之所深幸者也。投筆硬咽，不盡欲言。

倚妝對書唏噓不已，叫司茗稍候片時，再勿因媽媽不辭而去，隨即檢幅花箋，含毫寫意：

念妾雖是煙花下質，頗外丈夫氣概，此心匪石，末易輕移。君是讀書人，自有本等要做的事，斷織投河，妾當效尤。勿云微氏之故，遂至墮名毀行，遺笑前人。不知腰間斗大之印，不備嘗辛苦不可得也。何不棄此，奮翻雲霄，拾取青紫，於妾與有榮施。若夫守志負潔，不負前盟，此又我自為政，何煩辭說乎！故古有臨岐別，題詩奇贈，牽裙留連，訂朝重會。此等唧噥，我不忍為此態也。各不相負，惟在一心，能彼此相信得過，必有機緣自合耳。至於道路之賒，風霜之苦，千萬珍重，珍重千萬！

書已寫完，就遣司茗別去，不必在此稽留。

司茗捧書回復麗卿。麗卿讀罷，深感激勸之言，頗重相成之意，且泣且歎。遂與司茗即日商議遠去，說道：「我們如今往那一路去纔好？或竄於西冷，或蹈彼東海，未知廣柳車中，果能藏季布否也！因記得當年，曾有一個嫡親的姑娘，出嫁在三衢地方，祇因路途遙遠，迄今不遠音問。我小時曾見過他幾面，儀容還有些認得。此去祇好到他那裏。若得相依，亦是窮途際遇。祇是還有一說，萬一姑娘先已去世，那時又叫我投奔何人。要曉得他家定有子婦，或者敘起親情，原是姑表一脈，豈有不相識認、不相款留的道理？但祇是此去，還該隱晦，恐有鷹鷂之逐，聊瀝雞鶴之群。我的本籍姓名，斷斷不可露出。我想姑娘姓魯，我如今也改做姓魯，單名昭字，表字易水，正取當日春秋時，魯昭公次於易水的故事。這真是跡類亡猿，於誰愛止？」

即便同司茗，叫了一隻小舡，竟抵杭州。一路淒淒，不知從何處說起。隨著司茗檢出舊時筆墨，無非是滿紙淒涼，一腔離恨，口占一調，名曰《巫山一段雲》：

非為秋風瘦，春心竟不收。黃昏有月破雲頭，青光到處幽。羅幃應有夢，夢裏亦知秋。巫山有路覺來愁，無語一扁舟。

三日到了北新關，登了岸，直到江干，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的日子，但見：

石門夾浪，忠臣怒氣三千；江岸奔濤，壯士雄心百尺。天連水，水連天，掀開銀海；盡處其，真處盡，疊起雲頭。裝成瑤島，想從弱水飄來；凍就冰山，豈自龍宮推出。

易水見了，江濤滂湃，水勢龍嶺，不覺流連感慨，浩然長嘆曰：「白雲在天，蒼波在海，悠悠我心，竟將誰訴？」因同司茗慢慢而行，不知不覺，已到了富春交界，正是：

江潮疊怨三千丈，
直到巖灘恨始休。

那曉得走了半日，竟走了岔路。山瘴朦朧，日雲幕矣。四顧徬徨，莫知所措。

易水正在躊躇之際，忽地裏草叢中鑽出一條漆黑大漢來，手裏拎著一根無情短棍，腰邊掛著一口雪亮腰刀，奔到面前，拿起棍子，望易水劈頭就打。幸喜易水看見得早，曉得勢頭不好，把行李包裹盡數拋撇不顧，將身閃過一邊。雖然逃脫無恙，但祇是不見了司茗。不知他躲避何處，又無從打探尋覓，又不敢高聲呼喚，獨自一個，好生愁悶。何況易水與司茗兩個雖係主僕，實是瑣尾流離，相倚為命。

正在徘徊眺望間，忽聽見前面草裏漸有聲息，淅淅簌簌響將出來，像是還有人在裏頭動作的一般。易水祇道是伏藏的強盜，尚不曾去，或者是個老虎伺候吃人，究竟不知生死若何，老早的唬得一身冷汗，手足酥麻。你道是甚麼物件？恭喜恭喜，卻原來正是司茗，凹在這個草中，伸頭探腦鑽將出來。走到易水面前，方纔放心。當夜兩個好不苦楚，又沒了行李，又沒處去尋客店，沒奈何，一步挨一步，不知東西。挨到一所破古廟裏去，住了一夜。蹲到天亮，路有行人，方問得一條出路。

又不知走了多少里數，走得到水口。幸喜司茗身邊還帶得些餘鈔，不曾把強盜盜取，摸將出來，僱了一隻舡直奔龍丘。一路風霜，黯然而行，烏鶻南飛，伶仃可歎。易水就在舡中，遂詠遠水詩一首，詩上說道：

煙雨迷人去，愁多境屢更。

水疑雲際合，塔似霧中行。

遠樹疏還密，回峰側更迎。

淒涼惟自慰，聊遣棹歌聲。

不多日子，已到岸口，兩人起了舡。苦無息足之地，就邊處去探訪魯家，並無音耗。祇得遙指酒帘，聊將憩止。那店主人看見他們兩人都是光身，不見半肩行李，便問道：「是那裏來的？」司茗道：「我們是蘇州來的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既是蘇州來的，難道出行遠路，一些鋪陳也沒有？我們這裏現奉上司明文嚴禁，不許安歇面生可疑之人，不是小店不留二位，祇因官府兜搭，不時查訪，難以容留，請到別處方便罷。」易水祇得哀告說道：「小生姓魯，喚名易水，是蘇州府學秀才。我兩人是主僕，同來探勒親姑，不期綠林被劫，所以孑身到此，惟望容留一宵，明早即便辭行」那主人說道：「既是相公，原該留歇，但不知令親是甚麼姓名，住居何處？倘離此地不遠，何不竟到他家，也省得一番起倒。」看官們，這話極是說近情，但不知易水祇因不曉得姑夫的名字居址，故此不能夠竟到他家住。若是曉得，也不到你店裏來，看你的嘴臉了。當下易水祇得含糊應他。究竟說話猜疑，卻被主人嚴下逐客之令。不免仍到廟中，相陪神聖，再過一夜。兩人哭哭啼啼，在神明面前拜了幾拜，禱告說道：「若得指引迷津，不致為異鄉餓殍，那時重修廟宇，再整金身。」許下一大大願心，你看：

閑雲不係東西影，

野鶴寧知去住心。

到了第二日，又去滿街探訪，好似窮人無歸，做一個窮途痛哭的阮籍。祇是如今怎麼樣好？身邊盜餘都已用完，姑娘家裏又尋不著。跑來跑去，條忽又是一日。況且這個所在並不象昨日，還有個廟裏可以存身，風煙稠密，都是人家，如何是好？兩人無計可施，祇得傍晚坐一個人家的門首屋檐底下，打盹安息，不覺寒風侵擾，神魂恍惚，唧唧濃濃說了一夜的苦。那曉得裏頭管門的人聽見了，疑心起來，說道：「為何此時半夜三更，門外有人說話？這個定是不良之人了。」又聽了半晌，還不住聲，輕開出門來，一把揪住。

等到天明，傳入中堂，去見主母，聽憑太太處分。你說不奇不巧，那太太是誰？不是別個，就是他的姑娘。太太道：「看你這般齊整一個後生家，端不象似下歹人，卻為甚麼原故，暮夜匿身在此？事實可疑。」易水道：「小生原不是個歹人。小生原是蘇州府人。祇因探望姑娘，中途被盜。店主人見我主僕罄身，俱無行李，不肯容留，祇得暫借尊檐安歇一宵，望乞詳情。」說罷便潸然淚下。

太太卻也仁慈，見他這般光景，想必是個良家兒女，到這裏落難的了，便問道：「你既有姑娘在此，為何不到他家裏去呢？如今你的姑夫住在那裏，叫甚麼名字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易水道：「我姑夫姓魯，祇因長江隔斷，久失往來，就是我那姑娘止在幼年間見得一兩面，故此姑夫的名號都不曾曉得，所以尋訪不著。我是姓余，名昭，表字易水。我父親曾為宰輔，原係名門宦裔。我也曾進龔宮，祇為父母雙亡，家業凋零，不得已思量投奔至親，來到這個所在。」太太聽見這話，不覺打著自家心裏，暗自想了一番，掉下兩行珠淚，回顧左右使婢，說道：「我家也是蘇州，也姓余，我哥哥曾為相國，今與這人所言一一相合，難道就是我的侄兒不成？若果係我侄兒，我如今又沒有兒女，他又沒了父母，不如等我收留在此，教他讀書。後頭若得一舉成名，也是我的本源一脈。欲得遂要認他，萬一他原非瓜葛，假附喬枝，那時識破機關，卻不把人笑殺。欲得不去認他，假使果係我親枝，任他飄流旅邸，覺得心上又過意不去。我如今有一個道理，再去盤問他一個的當，然後收留不遲。我因記得起，我的哥哥當初祇生得一個兒子。那孩兒生出來，腋下便有三顆黑痣。以此相驗，決無差謬。」遂轉對易水說道：「我的母家也在蘇州，聽你的說話，我的家世卻與你的家世相同。我祇為路隔三江，多時不通音問。但我家兄曾有一子，生下來的時節，他腋下便有三顆大痣，若是沒有此般色認，別的都不必講了。」易水聽了，一面口裏連忙叫有，有，有！一面流水開懷相示，果然無異。

易水驚喜交集，泥首膝前，認了姑娘。太太就叫出僕從男女都來叩頭，以謝昨夜冒犯之罪。登時排列家宴，與易水歡敘洗塵。又對易水說道：「你的姑父不幸早喪，又無子嗣。雖有些須家業，究竟不知是那一個受享。況且我的年紀日就衰老，眼前並沒有一個親戚可以倚靠得的，意欲留你在此，就如親生的兒子一般，你可搬取媳婦同來一家居住，你卻意下如何？」易水道：「侄兒孤身隻影，雖曾聘得一個媳婦，尚未做親。一者為家道艱難，一者為功名未遂，以致愆期。必須置身霄漢，方議完姻。今朝幸得姑娘廕庇容留，不使侄兒為異鄉窮殍，何異恩同怙恃！」太太隨即叫收拾書房，安頓易水住了。

易水到了第二日，想起對司茗說道：「我們若不是前日的神明顯應，安有今日？」叫司茗即去買些香燭，同到所住的那廟裏，一來拜謁神明指引之恩，二則來專保佑倚妝三個安然無恙、日後團圓的意思。正是：

浮萍纔得些須蒂，

又惜楊花尚遠飄。

身在江南心在北，

春情何日睹桃夭。

指望投奔姑娘，尚在模糊境界，忽然撞到懷裏，一番撫摩親切，謂非廟中指迷不可。公孫弘東閣待客，魏文侯擁雪迎賢，即此等

姑，亦是女中丈夫，非尋常人也。然而即次之安，尚屬小事，尤恐花案終成禍水，未知何日，果是麗卿出頭日子。

[返回 >>](#) [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